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記

郡國學記一

青州州學記　夏文莊公

國家制天下肇十有八路京東首焉西起甸服東漸淮海南略沂泗北際河濮關防之要控制之重城闉之大室居之盛青復首焉建隆距明道繼政四十有二皆嵒廊勳舊臺閣材彥方重鎮俗嚴明敢不信守惠俗吏端刑清瀾金石謳謡誦因亦多矣若坂教化之原崇孝校之美唯丞相太原公有焉天聖載公委遠時柄來牧故鄉以平章庶務之心斟酌元化之手裁量一郡豊功懿績不容談矣其最爲搢紳之所稱道者以公頃秉鄉書倡郡試冠多士長百工洎偃息任藩瘽容立政事必敦本仁不遺舊患也欲報朝廷而不已德也澤流里閈而不竭於是出私俸起官學天子賜圖籍掾屬制治未三齊懷輦千里擔簦載

學朝仕單于久敎學在焉師資在焉若夫明大道之本觀三才之奧將欲佐人主厎生民經緯天地制作禮樂刪百代之煩定一王之法者可謂之文矣騁六藝之精練當世之務將欲對淸間之問廣漏刻之聽高議雲臺以決安危約史令覽以定褒貶者可以謂之學矣博貫百氏並授五業將欲潔潤謨訓衛講帷幄主文以陳諫道託寓以達下情徵規廉官粉澤時政者可以謂之材矣訖問之師句讀之學飾小辯事空言誚謀相高篆刻自嘉白首弗底于道盈編無益於世者丞相恥之予亦恥之東萊奧區全齊盛府俗漸鄒魯之教人多㣺代之靈朝家好文輔臣善誘而不能費寸陰刻素志扶名教訓孝悌建希世之策數及無自荷焉建學後三載東土春飢予假奉使指詠蹕前良工以嘻昔政司陪貳官鼎敢勒興頌以永德音詩云君子能長育人材傳云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茲學之謂歟皇之建職次之

説皆備前記此不復書時景祐元年正月朔日記

邠州建學記　　范文正公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易寘而之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慶曆甲申歲予以參貳國政親奉聖謨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群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為邠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大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其群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爲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孝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游貢也談經于堂藏書于庫長廊四回室

從而周總一百四十楹廣廈高堂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幸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皆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斷斷敢不孝孝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敗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岳州學記　河南先生叙

三代何從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學而已自漢而下風化日陵政之寬暴民之從逆皆繫于吏治吏之治大抵尚威罰嚴期會欲人奔走其命令其毆之若是之亟也又安暇先之以教育漸之以德義者乎故號稱循良而能以學校教人者十不一二去聖益遠至有持律令主簿領思慮不出几案以謂為治之具盡在於是顧崇儒術本王化者為闊疎不切於世噫其甚哉滕公凡

為郡必興學見諸生以為政先慶曆四年守巴陵以郡學俯於
通道地迫制卑講肄弗所容乃度牙城東得形勝以遷焉會
京師倡學詔諸郡置學官廣生員公承詔析曰天子有意三代
之治守臣述上德廣風教宜無大於此庸敢不專於是大其制
度以稱之朝侯既成乃建閣以聚書闢堂以授經而序列齋以
休諸生羣事司儀差以等制饎爨於亦悉嚴其所小學賓次皆
列於外大概庖室之數為楹八十有九祭器什具稽於禮資於
用罔有不備巴陵之服儒者畢登于學公延見必以禮獎其勤以
勸其游尚其能以勉其未至雖新進不率者皆革頑為恭變亂
為良出入里閭務自修飭郡人由是知孝悌禮義皆本于學也
公之尚教及人豈不切於近而通於久乎先是公領邠帥環慶兵
扞戎為郡日久巴陵乃下遷凡由大而適小者易其治或陰慣
陽惰事弛官廢不勝弊者有之或憚煩畏危循舊保常無所
施設者有之若夫用捨一致憂其所樹立不以險夷自疑於時

如公心之所存非衆君之深信篤之萬焉及是哉今年錄其事來告且曰子嘗守王山兵興安定皆立學其作記以時聞人子其次字未始愧不稱然安定之文伯氏實求公命小子某敢以辭

定州新建州學記　　韓魏公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于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尊其性使一之于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尊卑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講方化益究元本思亦三代所治之道必先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養處以田俾資其內

守臣從風競自崇飭冀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鄭氏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而寢焉又四年某承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于夫子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朝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守王公處直　本朝開寶中郡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爲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日復隳剝至是屋宇垣墉頹壞垂盡由闕以內鞠爲汙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外降爲鳥獸所容屬歲方大飢詔停土木之役退而發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田豐登邊鄙無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均攺作凡再踰月而廟宇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

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序庖廚井匽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
功費模倍前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
具牢醴率僚屬以告于先聖而延諸生焉噫夫子之教天
地也凡為人者孰不戴履之措天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
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
戰則克爵為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諸侯是無
禮而不知其為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
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素者
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興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
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內充于己以待用
故或取之為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往
吾君宜吾民又修乎小大之職以至于海內大治而已得以為
供而無窮為功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
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摘撫聲病專

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己之道時取效之則非天子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吉州學記

六一居士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

方主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三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其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邃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于其中然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待遲速之效至於禮讓興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

然後從學者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皆進居于衆賓之後盛於鄉飲之歌歌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諷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其於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

亳州永城縣廟學記　　端明蔡公

孔子之門人顏淵最為高弟其稱之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昔之所以教人与其所以為學者類斯道爾孔子沒其書傳於後而學者錄其言以之道頗有不至者非道之遂蓋利汩之也戰國以材智相傾士以儒文其身而挾其私術趨時務獨有孟軻荀況顯其所守而至於當時漢以明經之徒自名其家顓務師說是非或究於大中然決大事尚傳經以正其義故其治迹文質有可觀者由漢以來世褒孔子至列王爵而廟郡縣與其春秋用尊大其大道以勸民學而取士之路以配詞為進士以數學為明經中其選者相誇為公相顯榮天下天下承流其從以千万數至不可勝計其師

弟子皆以仕進之其相從學如傳奕苟入科則祿仕或以孔子之教者得於其徒則為窮師以顏子之所為學者之於人則為窮人數百年間雖大賢功業班班見於史載而其風化之美不及於三代之隆蓋其源流異也亳州永城縣孔子廟居城西隅湮陋不完皇祐四年大理評事杜君誼知縣事杜君以孝行聞而治民有誠信以謂均賦役辨曲直剔姦興與美利斯材吏之易能孰若教民以善道而使之漬於仁義乎明年出奉錢遷廟於東南直汴之陽作文宣王及兖國公而下十人像塗飾之器與其禮文旁廟設學舍數十區擁以教育人材於是縣人之為學者各以其力相之冬十一月廟學成杜君錄其本末以來請文字謂居其舍者師若弟子皆知其所以教之與其所以為學之本勉而求之能以是治其心而立其身所謂進士明經之術者庸有不能哉烏乎瞻於廟游於學以思其道斯其可謂之學矣舍是而言學斯為利

學其利乎斯下也已謹記

筠州學記

六一居士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因秦火之餘承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法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游於所習當是時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後先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回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廼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事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

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後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淳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賤富貴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者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哉令漢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故善之端而人所難致也以今之士於人之所難致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吾之所嚮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上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

三年吾二十有三年矣始言于知州事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
與通判鄭君相州之東南就亢爽之地架宮於其上齋祭之室
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廚庫廐各以立為經始於其春而
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告之京
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夫鄉之士相尚
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以自信而
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二君之作非獨使夫來者
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
而使歸刻焉

并州新修廟學記　韓魏公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于天万物大生主于地人倫大化主
于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
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变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
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全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

天地之王有時而衰固無預于吾民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于吾民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莊收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孟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借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極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謂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偽劉一天下壞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于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其日為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阡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為不急置城之東南隅狹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起廟建學得賜田勸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尚因故址也愈偪隘其後生員寖廣至於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与學生執事者不能徧

剏于庭并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來被州寄受署某諭知
於禮之遺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參軍牛景文教授以專
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嶽得仙源廟圖像冠
服之寶器民廟之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管內兵馬鈐轄張侯右
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愚集工視役撤其舊而新之然後廣殿
耽然而雄雅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
或像而侍或圖而列以序於堂廡之間燦然大備復從廟東州
兵之居以置學宮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
於廟學之間以備君子之習至于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
稱具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墍塗丹雘之細一須學官
用焉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為治之道鶴有志達其本者而
詩云其達學之本乎今飾公齋華公書絜公食日授經月課文
昧其教者固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圖且貴而已噫如是
則吾學乃教人鶴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者

世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騖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而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勵吾學者其務外勤于藝而內志乎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思陶唐乎其君思陶唐乎其民俞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　月　日記

聞喜縣重修縣學記　　司馬溫公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今日如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飢食貪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畏欲與今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草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殫草木日益稀人日益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守死而勿爭乎多爭而不已相賊相傷滅亡之禍焉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愍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賢智而

君長之分其土田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
其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導
之猶有狂愚傲狠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扑以威之鈇鉞
以戮之甲兵以殄之其以民相與安分而保之常養生而送死
聚衍而久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蕩廢崩壞幾無餘矣其不
絕者纔若毫芒自非孔子起而振之鄒而引之使閎大顯融以
迄于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而爲禽夷也本國家所以奉
事孔子非輕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
石以禮饗之自天子之貴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
私爲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傳鎮鞭扑爲急務視孔子之
祠及學校廢爲餘事置之曹不誰何彼其俗吏無足道者間嘗
目前世固縉紳大夫之林藪也縣有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釋
同修之尉李垂爲之記厥後繼而爲長者其最重孔子之心不
能及釋回於是大廟屋壞隳頃垣墉圮缺州衙完塈碑石斷仆況於

鄉飲酒之容絃誦之音固不可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馮君至而嘆曰嗚呼爲川者知防而不知濬則橫潰而不禁爲民者知生而不知教則愁怨而不從故善爲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爲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爲者逸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爲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人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爲治者是揜民之耳目而以謟弊侯之也不仁孰大焉乃爲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而不修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令之辜亦二三子之耻也聞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斂材聚工葺屋之隳而壯大之修垣之圮而高厚之去朽之蠹而改樹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相與朝夕誦堯舜之書求商周之詩於其中彬彬有鄒魯之風矣噫馮君之於學也既正其基矣猶未也

今之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繼而長於斯者宜力養焉君之所
引而伸之學者宜率成焉君之志而張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
子者非徒飾其祠誦其文也固將明其道循其流心諭而身行
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縣邑及於鄉縣鄉及於家父兄不趣
子弟不孝兄弟不友弟弟不恭夫然後知學之成而爲益大也
夫道之污隆豈有常邪人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非道去人人
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讓塗獄訟不興盜賊
不作彼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邪蓋教之
未至故也今其基既立矣其教則勉之而已矣何嘗不及於古邪
人之言曰古民淳質故可教　[illegible]澆薄故不可教是蓋惑之言
不足稽也於廟之成焉君謀其於旁縣之　也宜爲之記其以不
文辭不敢爲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宣者以御而書

無錫縣學記　寺丞李異公

有儒生錫子前日我無錫之士人也示予以學宮之圖曰吳大

夫於書求張植言始謀之也其中南向者文宣之殿也大門㬇其前論堂橫其後後又有先生之室東西兩序則諸生之舍也蓋在縣宇東南三百步之間其資財所出則吾邑耆儒沿君益一百人矣能倡議者袁諸儒之有爲之也作之之日則丁酉秋也成之之日則明年春也諸生入學在二月之壬寅祀釋菜而後講學越五日丙午吾大夫與其僚宿於齋次丁未五鼓作師生階執事釋奠于廟庭退而宴私于論堂之上揖吾儕而謂之曰凡我造學于茲將使而講閱聖人之美用于兩躬非專而決科也諸生曰敢不恭稟于之教今也請以章之始示設子以文久吾大夫之風於敝邑何如子爲之詩觴以賀曰有本哉張子之爲邑而于之鄉里之美也其令不優而民信其文不盈而民畏鄉尊者尊女之無過者而後生者勸冨羸家群養孤獨之人而衆不慨頑則吾既知之矣政其成矣又興學校以貽人將不曰有本哉井人之子知百木之堅脆而人之子知西古今之有學

人之子善鼓刀喪人之子善治衣皆背天子自然邪少而習
長而手治由其積習之漸耳燕趙之好兵也未必鈞好也其習
者舟也荊楚之江湖也未必鈞好也其見者盛也吳越之好游
也未必鈞好也其見者然也今夫孔子之道包百王之教治則
堯舜光顯亂則桀紂誅亡大之通天地微之入鬼神奧義精要
散在經傳欽者有師衆友商搉莫窮一二使其闢戸學之勸駿
矣儻有得焉動勞已甚遽而大道亡矣無傳如其郡縣勸儒開
設學館長吏早有意焉則其民咸思自奮心志闢而見聞博矣
異時如是邦不由偃言戸曉詩書而人習禮義孝弟故為之詩曰
表表南山興雲以雨不之苟矣吞陽收乘念我庶黎大有物
彼操者然砥砥維維締締結結室維何有殿有堂有序有房闢階啓陽
殿殿矯矯砥砥翊翊工逸於成我奏其良我之思矣古之私子
我踐我執及朋來萃安飲安食安講安議永懷來者慎容止
執來明神邑令有儀盛服至止徒御就興各有日其誠孔交

何為之蓄清酒必牢答爾父兄順聽是命期于爾弟子勗成正性必備其躬俾善其行貽親以不病啓爾子弟優入在道律身在學以忠以孝匪今今名千後有耀貽孫以不詔中田有稷其實離離張子有畝神享人治善人之迹百世攸宜爾民其承之

桐城縣學記　　直講梅公

宛陵梅堯臣持喪之前一月著作佐郎知桐城縣世君嘗絕江三百里寄書求記其縣之新學以君之勤不敢辭予嘗桐城古桐鄉也漢大司農朱邑微時為嗇夫至今能祠之蓋其民知所善而勞化自漢已來凡為縣者孰以道而化之哉嗚呼孝之勸民出賦斂期會力役而不知民不勝則然違一以民為頑不可化非也嘗自失其本爾所謂本者古聖人之道也先之以德教然後與人不樂乎為善而罔繼學之所以導道莫李庠也此其行而莫之違不亦善乎則若君之為宰知所以先之之道欲其人學而易使因是而漸習則以孝弟秀異可以易農而使君之用

今古人不若也君初下車三日嚴服謁儀造文宣之庭偶像
無正寢而有堂廡乃闢故令尹爲之未成亟諭士益完之命師
聚徒講道誠勢去民自此化訟自此息後世知邑之興李自君始
矣予昔佐是邑去二十八年邑之山川固不變易邑之人民在
者幾何邑之草樹榮者悴者伐而爲薪者斲而爲棟者棟而又
摧者皆不可識也惟朱公墓上六七大樹尚可念今復有者幾
何君逮茲李他日民將愛之與朱公世世祭嘗不絶如漢故事
吾爲君予喜而書云

虔州學記　　臨川先生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
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嬰齊中皆詔五李州
縣吏亦應詔而學雨編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
之久矣然吏肯力而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
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

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速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

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齊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能若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

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為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君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南安童孝記　東莞先生

古之為民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天化之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武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舜之撻舜之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敘黜者三

則使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則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万人嚾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士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盛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庳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万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三十間礼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

頒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湖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鄉先生于社也學有先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上高縣學記　　潁濱先生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庠序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辭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

法以鞭朴刀鋸大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惕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臧身之術亡矣子游為武城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爲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踰年而學以具堂有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儲洛有會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蘭賦役獄訟亦讓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來請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河南府我縣學記

編脩劉公

密古侯國也在周天子時為王圻惟洛陽處四方之中天地溫
仁之氣始乎東南肅殺之氣肇於西北絪縕交錯而融接至
乎地中而大和會焉故四序節於是風雨時於是降而在人其溫
仁肅栗義均有焉以學則達以從事則明是其履中秉正不偏
者也先王之所以建都豈特取其道里遠近哉亦因人之務
化而政易行也密於洛陽為近在周時賢君閭人固多事之不
傳去周三百年而卓公始治之勞心愛人教化興行百姓至不
忍欺焉由卓公至今千餘歲矣其土遂無善政可述其鄉遂無
聞人可稱豈天地之中氣更於前乎抑化之者失其術耶七年
友人楊君始為此邑楊君儒者好古而甚尋故其從政知所先
後既至則平獄訟辨曲直誅其無良而撫其無告豪猾不姦始
畏威而知有刑罰焉曰此足以制獷民矣所以惠善民者未也
乃簿書均富貲籍丁口田畝桑柘廬舍馬牛民人之數一毫不
以在吏上有賦役視其財力而等差之百姓始得其職隸所者

不獨遐陬窮者有以自活曰此足以惠善民矣所以興秀民則
未也於是始為學因仲尼之廟而推興焉財不出於府而木石
塼甓瓦之費備農不失其時而楔斵塗塈之役饒其顯敞足以行
禮其儉素足以為法益求經籍增置廪米迎明師而居之身為
執經以先諸生於是里人興欣欣然慕從夫縣令南面而治有
君人之道焉其於化民風下足以移易又況因天地之中先王
之教素著乎孔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縣令雖亟遷
固常三年淹此楊君之去吾見邑人之學而成德者多矣邑多
秀者則百姓興行忠信相與於以繼皇公[illegible]思歟之政不其然
乎故為作記刻石以示來者以風鄉鄙以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吾子孫以學
吾言之信也年月日劉洪記

記

郡國學記二

邵武軍學記　　李直講

慶曆七年春三月幾望武陽假守宋公以治學宮成識之已詳後三甲子有吾教授龔君與其學子授使者以數書走三百里謁於予曰敝邑得天故吾公來昔嘗以豆菓以樂視人卽其身親學如有神言必於是行必於是雖牒訴盈庭簿畢在前而與六大夫講解對問猶揖居時故自庠門開不幾月家爲而來者不絕將設褊小弗能容又翼中門築兩齋矣鄉之義良喜公之爲子弟之有屬也不愛其貲願易士田以備粮用凡出泉若干乃得田若干頃歲食若干人既有成矣而公之記所未書吾惟浮之塗其間命[illegible]問之曰儒者詆釋氏爲其籠於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釋之徒善自大其法內雖不逮而外彊爲尊而恐老約

而務無日不在乎佛氏用是信事用是立儒者則不然其未得
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則謂政事與文學異致孜雅府史之師
顧其舊如蟬蛻及其困於深阱恤乎罪疾欲聞性命之趣不知
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吾游江淮而南不一日有岸
序者不一而匯其地而問之棟宇脩敞或曰爲去官之舍館矣
委積完敞曰充郡府之庖廚矣刺史在焉曰其院系師某院聽
講矣嘗釋之行因又始吾聞之疑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
吾易系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若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
遷易弁甬爲於戎人前耶其蚩蚩之氓尚克有夫婦父子不盡拔
髮爲寺奴則幸矣何暇彼之詭哉今宋公之仕唯其本之培下
應其誠優爲之備教化之効也如此吾所謂學非若釋諱戒嚴
吾所謂田非與釋得供養誠以今茲學者或自遠來居處不寧
則愁飲食外取則勞去愁與勞人雖下中得以自盡於術况其
卓者哉傳文之精樹道之幹人可以正其家出可以表天下爲

民教子為國養士莫之尚已龔君以道藝立其中文欲揚公之美于無窮皆擴於義敢不書公之學問无不該而其是非一之聖人故文辭可法施於吏道民大悅蓋將揮之廟朝一郡一學乃其猶聞命後三日冬十月辛酉書去

袁州學記　　李直講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弦誦聲倡而不和教而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

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承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得吾君俾尔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擅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杭州學記

東平呂公

學之不可一日廢於天下也久矣自唐虞三代之所以為治其迹見於書者莫不然而法之存而詳者莫如周周以鄉州黨族居其民而居於其中者莫不有學以教之德行道藝而為之師者則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之官皆時之所謂公卿大夫者也

方是之時其德行道藝不合於先王之法不得爲公卿大夫非
公卿大夫不得爲民之師則民之所聞者不出於先王之法亦
不得而繆之矣故出長入治須以爲材則興於學之所養發政
議事操以爲術則取於學之所習者學之所出者如此則爲天下
者果可以一日而廢哉自秦滅先王之禮樂而師用其私智由
漢以來不及見其全聞雖有闖風而興之而所以爲天下之實
者未能異秦也故朝廷高位有其智以適當世之務而首困於
晃術而立家守儒名傳先王之道者多得以家纘會國之餘而
不可以經世是以博士弟子以經術相授而吏獨以法令爲師
游養則非所用所習非所施則學之興廢亦何預於治亂哉嗟
乎道之不復於世也可知矣宋有天下百有餘年而上之求治
光剛于慶曆之間論者以爲教化之發實首於學於是興學之
設周於天下矣然其所以教之與其所以爲師之節不改於後世
之舊則雖修其居猶爲虛器而已矣而世之論次名實者皆遂

以為先務而後之於是州縣之學有廢而不省矣昔者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不可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學雖異
於先王之實然由秦漢以下之教文以養一鄉之材皆其為不可廢
豈特餼羊之比哉乃一切不省是亦慮者之過也杭為吳越之
會其物之庶為天下劇而學校之廢而不省比他州為甚蓋亦
所謂慮者之過邪抑為政者務先其所責而有所不暇邪樞密
直學士王公之為州也至則謀於其屬得浮屠氏之羨財為錢
四百萬因其舊地而斥大之以幕府章君為學官以典教育而
治其事未及成而去轉運使集賢校理王公攝州事繼以與之
不隸於度支者為錢一百三十萬以補其費而以其餘為待學
者之資今知軍州事端明殿學士蔡公之來實終成之蓋嘗於
治平二年正月甲子而其既乃三年之十月壬辰也土木之役
工之以日計者凡五十有四齋祠以舍講習遊居咸各有所州
之民教子弟以往而四方之游學者歸益不絕焉挾疑有問勸

業有程於是杭之學彬彬然為盛矣太守寶文曾君與其徒請於州使某以文記之某以為王公者其位皆朝之議人而天下之士想望其風采以為宜與天下出教化造法度者也今其為一州固未能盡其所欲為然王公者所以甚欲善於州之民又以其餘篤於學校凡文章議論身為之式而又為之擇師長之以開發其蒙暗則豈若後世一於虛名之悅哉雖然王公者豈特苟以是施之杭而已使一日得行其所知必將使先王之法修飭完具陳於當世以作天下之才而勸之是乃王公者之任而士之所以望於王公者也某於是原先王所以立學之意與後世之所以異者而並之以茲學作治之終始使識之石以待焉

信州學記　王禋登

天子即位于茲六年日奉慈訓更與群就書褒大祖考之功烈暨見天下退朝則召碩學者共進講帝王之圖籍以輔成聖德又思所以垂精政本教養人材為万世法乃勅從官博士刺舊史

為新議更定科詔亦試賦經術於時並用限資格以擇教官分
布郡國所以宣明聖化而致異才天下之士聞德音莫不傾心
披壇去嵩野以就庠序信守侯君臨奉承天子所以寵進儒雅
之意欲易其州之文學而增大焉士民樂輸財力以成其志郡上
其事未報會侯君以憂去今守韓君烜至始報可乃命工興役營
其役崇宣聖殿高揭南山以肅瞻仰諸生齋於兩廡者十有二
室起仲秋歷孟冬人不告勞而屹然以成東帶民據周列群吏詳
繹講說相與傳道於其師者莫不有法自遠方以來者凡數百
人由是江東諸郡視信為最魯可謂盛哉自井田廢而學校之
教隨以亡守令安於簿書期會闊略禮義今二君規摹遴擬然
幾古之所謂循吏者故異其時邦之士子有英妙奇偉能自建立
於時以副明天子教養之意為鄉閭不朽之傳自二君之賜也
元祐五年月日記

府學經史閣記　　淨德先生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
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廢壞
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為蜀郡守起
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遣博士遣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為除
更繇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向化幾比齊魯自是郡國皆
立學寔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數蕩矣
火相仍學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正興平中郡將陳留高眹
修舊補廢作為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是焉及
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
春秋周禮禮記刻於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
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礼儀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僉焉始備
界宋距今凡十六代千一百四十餘年崩離亦皆理勢未常而
三事盛衰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虛說也考貴以
讖緯經史閣之成避勢榮夫棟宇雄奧下視眾屋眡臨即隨

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廢者乎
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僚佐與蜀之士大夫及
其講師徒弟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歎愉愉布宣
於一方有若鄰里弟子集堂墉之下歌詠先王道德而歸諸聖
門又若魯侯至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旂和鸞而樂見之親其
顏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哉公純誠好善治
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為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
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陶於是推明公意
而言焉夫治性脩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詳
於經監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
莫著於史世之學者不務誦數而學覆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
其是則為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僚幕府大常博士
王君齋為之謀君脩潔有文嘗典吳興郡學摯其規範來蒞諸
生匪獨施諸閣也時熙寧四年十二月一日

湖州學田記　　顏待制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溉之度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孳孳興其為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為心固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亦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亦夫豐而多費智發於彼而不知變於此也大而易窮者發於今而不知變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吳興學者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録然嘗患東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來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若是則有戚然不足之歎自李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涝歲入無幾當今樞密胡公為郡始為辦文資漸以及諸生之衆者廣後者繼湖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賞最之數設計其資年常不及二三既數年乃會大守鮑侯軻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

廣其資方謀諸士作適聞秀州松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折而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乃用書狀請于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賂孝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千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溪壞舊見暵潦之患以二年之入償所貸錢然後卒為孝糧歲可得百貞夫棟宇之固易隤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治久無涯請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窮者也世有掠民脂血妄為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徒多費而易窮較今日之為豈可同也鮑侯去之二年遇今徐侯來喜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然慮歲月之久有攘沒其美者乃強不敏者予記云

宜禄移縣學記

浮休居士

宜禄故有縣學不于今所兩廡之間或升其堂慕效與率蒙相聞每春秋二時釋奠孔子有司白令然後發鑰掃除以行礼自

斜封鑰甚嚴學者莫得而遊也三年詔下始群居修業寺中者
習期月以年有司之薦不則散而罷歸待詔發者相見故非其
能群居以其實究學也可不念哉元祐四年河南張蓋為縣令
武功游師雄為轉運判官按行過宜祿見之曰凡民事有大小
政有先後莫大於教民莫先於立學方今天下文物何盛哉容
有無學之縣乎縣皆屬其事必詔之州州必詔之監司此其任
返詔雖而縣令官滿已去矣公誠能置之不疑學可必成游君
習而受之邑人聞而相語曰長官將為學以教誨吾子弟而
適衢背城塔廣袤若干步於是剗取舊寺而遷致之損其有餘
父兄不能應者非人也一日有富室者獻其地於東門之內面
增其不足門牆言室毫況況尊孔子於中塑繪門人於兩序
正寢而敷先生之居齋房東西學子舍之廚有經史備探討也
反有特粮繼之絕也不年於公不須於利用物畢具而至者始
歸邑人曰可謂盛矣然教學之序如何哉告曰每朝日先生升

進弟子就列弟子就問先生有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戒之以近者小者告之以遠者大者始之以仁義禮樂終之以道德旣命閭之耆公倫旣退則或群或友解衣逍遙是非鄉人議論孰政困則在林而寢興則援琴而歌是藏修游息之四焉亦切磋琢磨之一也明年秋之鄉貢者九人而宜祿居其四登第者三人而宜祿有其二焉孝子之驗可不信乎予實竊入目予先大夫泊居宜祿者有年矣今入其東門望長松百尺其下乃予所往廡也城東北數里望之林木蓊然者予嘗耕而食之也昔為兒童從父兄游見被服乘馬而過門者每其立功名而見於簡冊者心傾慕之如不可得今仕官幾二十年周流四方出入朝省亦從於風塵驕騎消於憂辱形体氣志曾非曩昔顧欲復爲諸於州縣游遊鄉校之下時聞先生長者之一言詎可得也愈之悲乎凡百學者尚慎旃哉毋輕出處因感而書之

湖州學記　欒全先生

寶元二年 上命尚書祠部外郎滕君守吳興郡始至見吏民
問疾苦彼民謙致風俗謂諸生曰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四代之道起于黨遂漢氏繼周而王徵參非聖人之法以馭稍
復尊用儒術循吏文翁興學蜀郡亦已美如鄒魯厥後多盛人
莫或替上深褒其道以孝文之盛德見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
王一息爾猶能教也東都中興儒雅寖隆公卿大臣咸門有諸
生橫經受業三分多難微言僅絕小雅盡廢文獻不足唐虞其
禮其講著文具而實虛是以後王研究理要終莫至於三代者
爾所以化民成俗之道育材官人之法胥其本根矣惟我治朝
丕冒出日島言教告后語聞奧之言迺首丹宸號龍端甫之服
而舉庠序依落乎灘湊嗣音乎鄒鄉規寘大乎齊魏絃誦聞乎
吳且遍諸郡矣矧是吳興南國之奧有佳山水發秀人自江淛
而清流表士餘風遺韻相續也凡為郡者有用民之力于署學
于諸不急而學校弗建豈守臣宣上承風教之意歟滕君曰

嚮吏民聞君子弟者其人將勸而之善也相與輸今願遂建學乃十二月若慶營其構材類工具以命教諭于上越明年夏四月動者先至錫名州學仍賜田五夫六月新學成重門沈沈廣殿耽耽論堂承如也書閣屹如也皆相次東西序分十八齋治業者群居焉入門而左為學官之署入門而右嚴齋宿之館又為學道距闕拔閣構一亭九溪山之勝眺望采會庖圓有公會藏備設饌立小學于東南隅童子齋經肄習問訊者衆焉凡為屋百有二十楹既饗器用將釋菜成礼客有與予坐曰美哉學也若稽田既動教留在所指位雖學敏厥修念終始在其所志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學而措諸可以成天下之務斯得謂之士矣若其拘文牽義擬擬記思誦焉不適其故習焉不達於用此學之大患也師乎師乎記問云乎哉能開其學者之志慮使廣大深實知道之所以為用茲可以為師矣學乎學乎執云千載之後先王之糟粕後世且得其味而賞詩若知道之所用何

舉而非眞者玆可以爲學矣士充其業也使其器則致治之[illegible]不在學校乎以是而觀滕志其已遠哉方平不敏豈足以語道之大命記經始不復讓去時康定元年夏六月記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虞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澤國張方平撰

莫州重興學記　前溪先生

有國之政而用文不昭以學爲後務於廢庠則是亂亡之庭無時而學不遭壞也戎賊嘉幷才氣衰落保養功曹書佐以勸學於而尸下之謂至不敢名士則是儒士之冠冕時而不見過也自學以居士士以講政與之守國豈可一日去哉國小廢學置必勿教此特見陋之過也若夫以學與士爲不足教而明教之區區完城郭足倉廩備器械深池而安樂之乃一夫之守耳者耳殆未知有弦歌之解圍而人物之折衝也莫故爲縣三內外生齒幾二万風流形範蹟跡粉慶曆初詔建學養士而守因本武未治俎豆无能者遂起者愧惕掃地以至于今夫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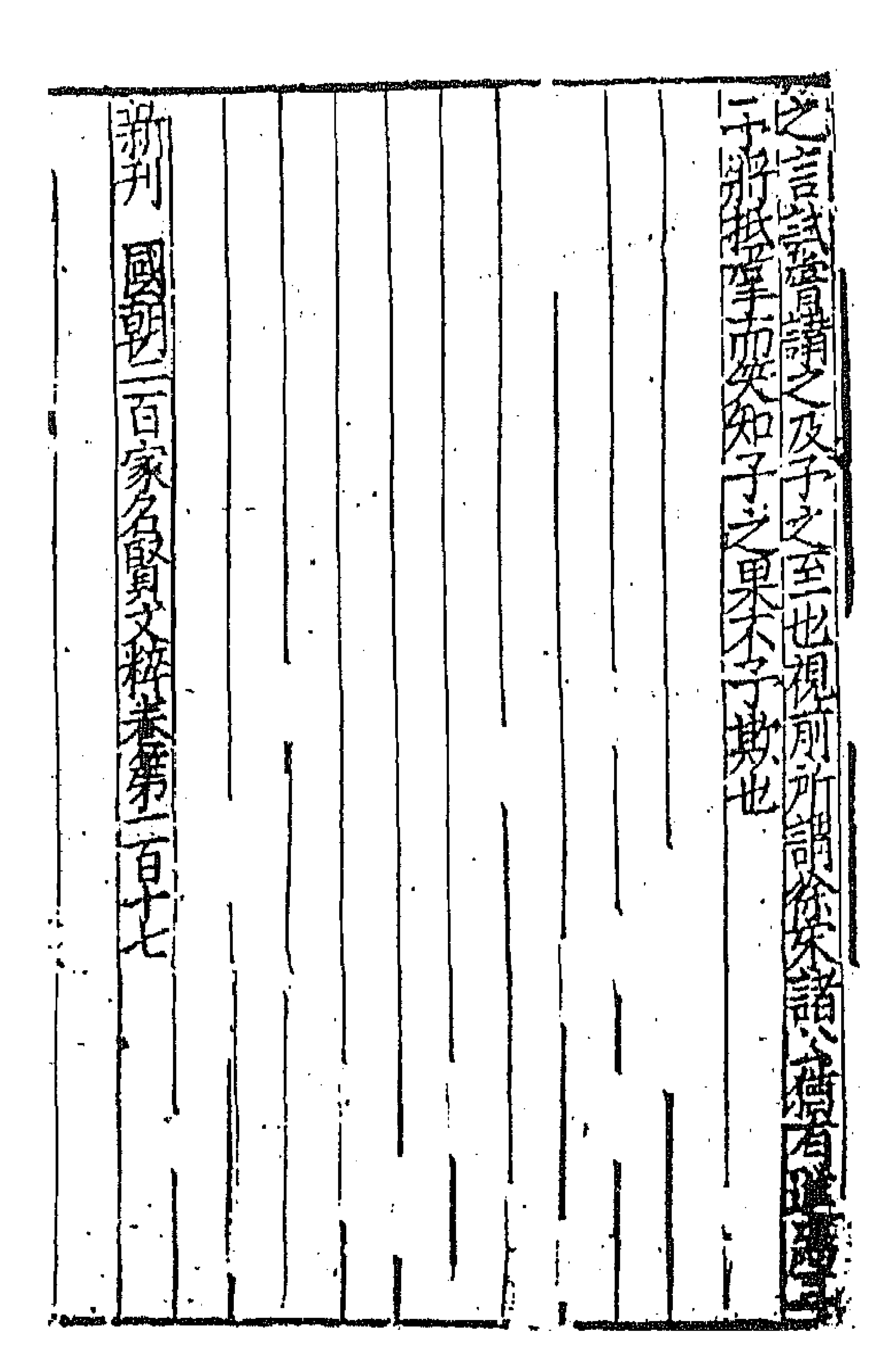
不能旅遊其文章禮儀取足閭巷而皆出數路人不以榮嗚呼
嘗得士之罪乎元祐中予得倅郡事知太守王侯之賢家世武
而文才智過人間以言挑之曰貴雖舊邦自侯新之然頗亦有
未嘗得者乎侯顧指東方曰彼有劍氣將與公共焉不西月大
修貢舉以司理參軍高陽樊致爲之師班明子入令解正礼器士
之遊至者暮見顏色而國之長老往往相與弔且慶曰我以爲
終死於風埃草莽之間而不覩此光也於是侯率貢屬往落成
之且歎曰安得來者之目新如今也予曰此非侯所憂也安知
來者之不如今也夫廢興有至命好惡無常理然而壞孔子之
宅與夫弱儒生之冠雖甚愚小人亦曰孰肯安被此名也哉使
万有一玩耳目之華藻而擯肯善之地以巢燕雀穴狐鼠酤酒
飽肉飢餓士子則請改宅易冠以俟夫不壞之又修焉不溺之
又敬焉者而後已此固非侯所憂也亦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侯曰然請刻諸石以爲來者

洪州學記

無盡居士

江西自徐孺子以來人物班班雖五代亂離干戈擾攘間猶有宋齊丘徐鉉輩名動中原隱居敵國本朝文物全盛則有若晏元獻歐陽文忠公王文公燦然特起為一代工蓋其江山藏蓄之美衣冠流寓之日久是以嵓亢之晦朝廷之隱布衣之未偶青紫之未貴濟濟峩峩學有並興謂方州庠序如魯泮宮如蜀石室畫楹列夏修鄭大儒先生橫經外堂弟子以次傳授圜冠知天方履知地弦誦之聲洋洋盈耳元祐五六年間向公宗回來知州事李公茂直黃公隱續遣相繼謁于宣王朝顧瞻殿堂摧毀卑陋几楊器用不具籩豆不嚴異乎其所聞乃議度金營繕會其直阜朔即其議而加斥既宮成教授劉君率諸生三百人以請曰討司不急于金穀而急於教化甚盛事也公其記本末以示洪人允竊之觀其惟仲尼之道如天不可贊其高如地不可贊其尊如陰陽不可贊其神老儒先生未有

能知夫子者其淺陋又何足以知之雖然昔者切聞之尊仲尼者莫如莊周小仲尼者莫如孔安國周之言横深放肆至精極於無形至大極于不可圍雖古有大右力牧大老之聖臯陶益稷伊尹之賢曾不足以羞略其談端及乎語道之妙寓之于黄帝孔子而孔安國方且區區曰三墳言大道五帝言常道先君言討論典墳斷自唐虞遂使學者謂孔子删去三墳无取大道嗚呼孔子修六經垂世立教書始二典猶春秋始隱公世隱於之前周法猶存隱公之後則蕩然無法矣此所以始乎隱公世堯之爲君舜之爲臣自後之君臣雖有作者弗可及也此書所以始于堯舜今三皇之書不傳于世而三皇之言往往可見莊周之談夫子必與黄帝若是其班則周者真知夫子哉後世議周者排斥周爲詭辭而索吾夫子于形器度數之内其小吾夫子未有若是之甚也今吾與二三公既興庠序而尊夫子矣夫子之道其道見莊周之書而其理隱於六經十四州之士亞因其



之言哉嘗讀之及子之至也視前所謂盜案諸說讀者[illegible]

子將抵掌而笑知子之果不予欺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七

記

郡國學記三

三原縣學記

芸閣先生

天下誦聖人之言而不知道之所由出知尊聖人之名而不知聖人之所以聖故一邑必有學一鄉必有士入其學問其所為教或不能言雖謂之無學可也見其士問其所為人或不能答雖謂之無士可也聖言滿天下而世有無學聖名傳於世而國有無士焉呼勢至於此而長人者猶不兼責於其間任者固如是乎凡物之以視聽食息而生者非特人也不知自貴於物則人與物同人之以精神心術之運者非特聖也不知自貴於人則聖與愚均人必自貴於物故立心以勝已聖必知自貴於人故盡性達天自堯舜以來六七聖人所得於心者亦出於是而已世之學者率能道之然而道卒不明

人至不聖豈非不行之咎歟太子賛善大夫王君之為三
原居官不志于公而事治待民必附于仁而民信為民之
謀學也常求其失道之原有不忍致刑之意故念盜詐無
知非務法所能長人者格其心教之孝弟而已乃增治學
舍招致儒者始逾年民情變而士亦稍知勸亦可謂有意
者矣華原宋君藺廉若樂道大夫君之善率其邑子來見
于其願書之重惟大夫君之事與數君子之請以將道其實
以傳于人故不以大夫君治舍聚徒為賢而以有心於立
教為美不以數君子成人之美為得而以先民向善為樂故
不復固辭而書畫書已又為詩以勸其終曰
有塾于家言教其幼幼學壯行其德孔有聖學之息
人不知求宜約而繁宜進而休心之未明物或塞之痼
之未行力或息之不塞不息學而後可既學以行豈不
在我推所未行勉所未能我德既成民無不興于嗟夫

夫有意于此世以為難我行孔易有夫斯木亦固其根立徒蘇堅必毀所存既勉既推惟堅惟久孰能繼之敢告于後

博州高堂縣學記

濟北先生

始余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嫗三老豪族為河伯取婦嘗然歎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今為縣令者論罪人適遇維首亦見獄乃史佐史自旁持之至上下顛莫敢譁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為不可能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嚴且更悟曰法如是耳豹得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為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而猶規矩捲檢之中從容以和夫使其職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由徑大變不亂而所投無害雖矣哉高曾民貧聖塗稚不奪其時民以富縣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寠至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塗曰我豈得勿憂猥自安曰非

不能或不可姑以俟後人而已哉樂高而漸之鳩村老二人問占學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爲則難以覺之敢爲而爲之則難古者其美是人也嗟嘆之永歌之亦使聽者歌吾子可也故爲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與覺兮誰使出微兮而至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兮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潁川晁補之記

冀州州學記

宛丘先生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係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孔子廟而爲之僅以塞詔其後爲守者欲興之數矣皆不果或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受經有堂而諸生肄業有室凡齋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可以傳久遠又爲之買良田治市舍籍其所入以養士而士之來學者日有餘學之有司月有給其資

氏衷子從其先生長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至[illegible]侯尊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勒請文於雒郡張耒以記之爲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緩飢者身乘食雖使飢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毋往其不可也余謂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學校隆師儒讀書行禮其中而爲經人之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爲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失人民之利病亦不絕在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學其朝夕政事之所係不啻如今守令之要且急也尚出師受成獻馘皆必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惟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吏數千歲風俗禮樂既已大異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學校尤毫髮相及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矣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爲者也且不惟大冠者之不爲章甫縫者之不爲四烏而獨惟學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於庠

是廢久矣飢而必責學校於今日猶強食於餒必不行矣由是
言之學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
侯之為此殆若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后世不知有告
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於學而不可為也因我之無用
而毀古人之所急安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劉侯之所不忘也
侯之意深矣

常州學記　　王校理

為治不能心服於民者不足以為先王之治服民必自修身而
不能格物者不足以盡脩身之道故致誠以格物則內撼於神
所求之為王者之事教天下之性以己而德有餘於行養天下
之欲以人而利不勝於義雖然不禹之政則先以致其教此學
之所以作也先王之學以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禮樂射
御書數致其德行道藝而糾之以五刑防之以五禮六樂主之

得於心者雖有異而行於身者未嘗不同諸侯敎舞天子之命
而為於其國者先王未嘗此而海隅乃里蕞然出一家之習
制其田里人畜以受而使之相賙相賓士有以尊於民而外之
司徒者不征於鄉既不怵於養而學盡得其時上之人諰諰然
致譽於下雖豪傑不誘於譽而所以敬世之意不得不然君師
親友於旦而王世子入必以齒士之未命獻焉曰餽所以見貴
賤之勢不設於道德而進退之節宜得於燕閒一日賓于朝則
寵利不足以屑其意而能必其守於位百工得以其技諫而入
主衽席玩好一之以法度於是元元俯仰以聽君臣羣吏之徐
以夫役於德者有命貴賤先所乱受而教之合否為其樂辱於
是消叛墾之志於冥冥而刑罰能信於不可見之際熏蒸其俗
至於小子以土物愛牛羊不忍踐履乎草木其効豈不美故而
卷阿之詩戒以求賢用吉士夫治於成王之時可以无為矣而
猶不忘此蓋先王所以遺天下之法而人不能深通其意則法

繼於后世宜乎應物之變不一而思其法至於無窮詩曰載見
辟王曰求厥章以是而知治不可以无法而有其人則法不可
以先恩舉事之設也而御非其人與人存而亟恐不役則孰能先
覆擬歎之衷哉此先王所以仁後世之子孫而不敢一日忽於求
賢俊爰乎乱世之民而猶能刻學校之不修則知先王之澤入
人之久而所以制天下之變者何其微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無礼義則上下乱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蓋礼義政事待
仁賢而出宜乎以學校之廢而爲天下之憂豈天道數於世而
人不能原老氏絶聖棄智之意而其流入於督責之術彼徒以
爲聖智之蔽而有爭奪以相勝一人之聰明無有給四海之視
聽故不用聖智而徽天下以法安知夫法能使人恐畏於外而
不能制其先欲於内所以民失性於術楊斧鉞而重服玉帛之
不能爲之衡則刑賞何恃而有於己哉漢未能易其俗而董仲
舒欲於千年之異道罷師而詠之以學其論似是也而以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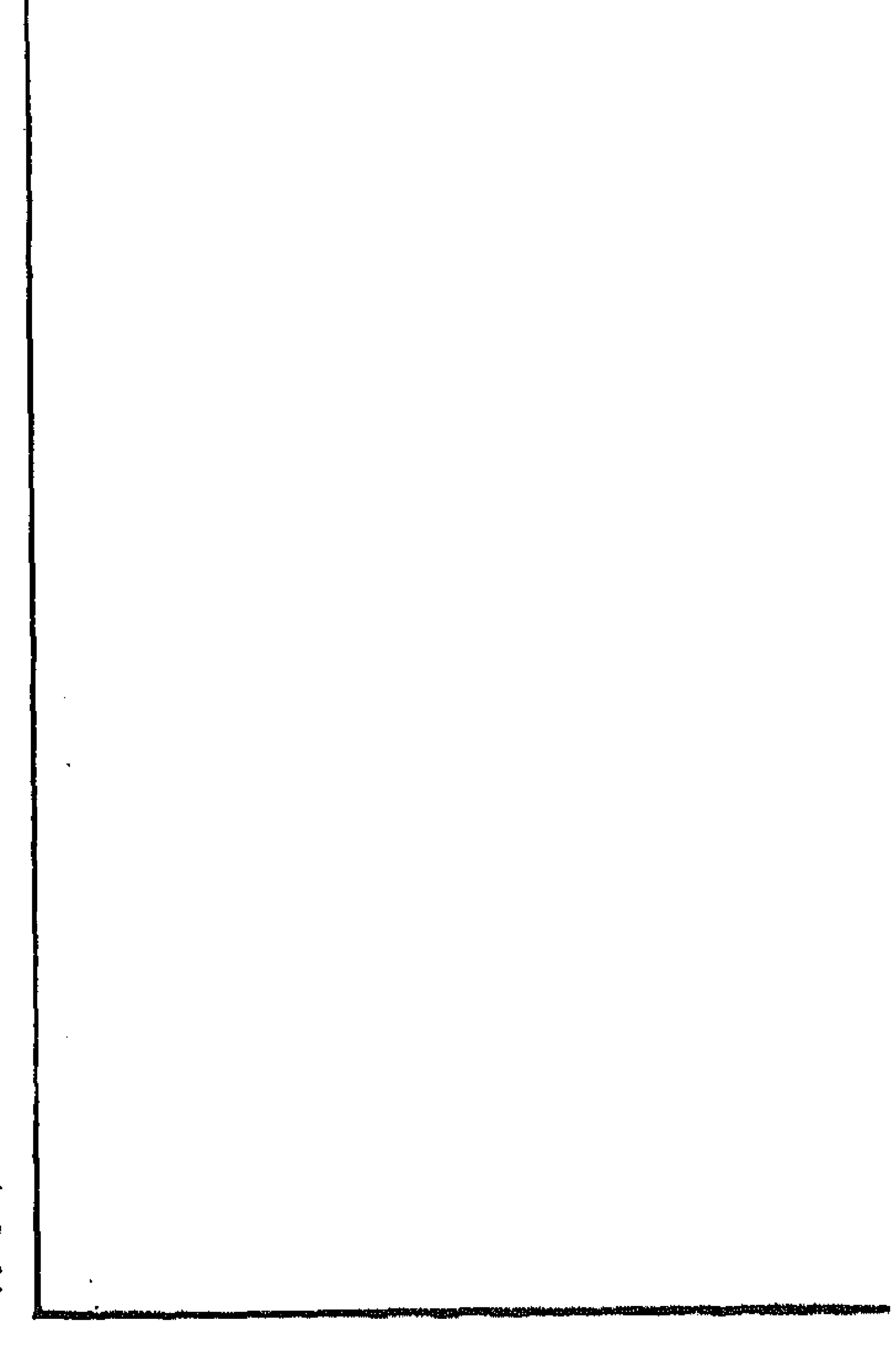
之德仲舒之智其能服民如先王之治哉然則先王之治其德不可以見乎盡地不改闢民不改聚聖人以為行政之易而自唐裂四海於廣明之後中國五易而正朔始一於宋民沐浴涵宗六聖之德於里閭畎畝百年之中可謂極盛之時而吏能体朝廷尚文之意而以字養主者不其賢乎嘉祐六年長樂陳侯襄以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來治常州既居數月一新其學而得從事丹陽邵君奇者果為之謀善陳君好古徧望於世而邵君有辭劇之才故成之以不勞而祠有殿講有堂齋廬完備列以其序而又為藏書之閣議道之堂於東南為絕美之觀而州人願刻陳侯之績久矣治平四年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州河南陸侯与其佐尚書虞部員外郎鄱陽黃侯本始以謀安國而安國乃謂之言曰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何古人舉德之易而後之難於德若奚猶艱邪以文王之多士而迄宣王之時維仲山甫一人而惠乎其莫助孰能御但以新天下之士而来芑之詩作然

則材不乏於時而存乎上能以篤好之心為之長育而已蜀故多賢士大夫稱於世而余得其人於李之中與夫四方之游者有俊傑之才而其議論諤諤乎有關於方極盛之時而君自相與以講先王之教則奚患乎无助於上而士不興於下哉今陳侯作之於始而二侯啟告來者使不廢以為之助二侯於是有愷悌君子之風而予故樂為之書

眉州州學記

得得居士

因性以為教學者從之宜易而教常不行於天下道豈有廢於人耶上之人知教而不知使人從教之之本也古之聖人欲與天下共其道必先通天下之情欲與天下有所為必先使之安其習三代之時計口受田士有常產為農者於家而耕稼隨之不特先求於上而已常恐上之見求而不舍是以從教輕而自待重井田之法廢而人無常產登科舉之路開而士皆趨騖不特上無求於下而已爭有求於上而不得是以富貴者忘於自修貧賤者



原缺

公之守唐也其僚曰是邦荒饑歲比茲蝗顧宴於朝儈以蠹
范公曰呵何其待民之薄也子姑俟之吾厚之以忠信彼當自勸
務我者未閱歲墾民興譽囹圄遂空乃大興學校文從而教孝
之范公之德其澤浹洽唐之士民獨根屬縣大夫未有以范公
之心為心去其後十年吾友師文來令比陽儼然有厚民之意
率之以躬待之以誠鋤強扶弱至以昔弟威孚交如有古者循
吏之風師文曰吾令之政足以靖一時未足以純易舊俗欲此
邦之人回心向道溫溫穆穆一變為孝友之行其惟養之以鄉
校乎顧吾邑鄉校摧圮已久殿宇無所而營繕有制弗能復興
之奈何邑之士民皆曰以大夫之賢猶將立祠植碑以頌遺愛
況興黌舍以教養吾類乎異時奉釋老媚鬼神猶且殫立況孔
子之宮乎乃胥勸胥傚相與基構鳩工集財惟恐後時而殿廡
廡翼翼沈沈游於斯者藹然有慕乎仁義之心肅然有尊道德之
應況講誦書於斯弦誦於斯發聖智之蘊窮天人之奧以為揚名

顯親崇功廣業之徒哉師文之澤是亦終不可緩也嗚呼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地無小大以學校為本人無卑高以教養為職後世學校不修其有以為無損無益於功利曾不若薄書期會可取善最飾厨傳稱過客可市名譽至於黌之以長育人材則曰是君相之職何敢擅焉故倚仗承襲苟且成風以學校為忌而欲學秀之盛非俗吏之用心也余嘉師文之德教學於此陽而嘉比陽之士民安於師文之德教於是乎書以詔後人

潼川府學記　楊祐夫

崇寧某年有詔州縣並奉學政四方以疑文與他請復于上者章交公車不可數計報聞罷者置勿論其蒙畫可而亟行下者體以千百條計越明年上始擇群臣之議刺六經之心史諸聖之金與而玉鎔之制成以賜有司為方世法典訓閎大奉義深密類非小吏所能奉諭而吾鄉州奉行最虔比旁郡獨先就緒是

儒廬如故若羨末皇改作後七年楹桷之壽者日以傾塗墍之
墜者日以離隅圮穹然雖足長雄偏州而峯成都殊弗逮太歲
己丑太守張公炳之將有請焉未發也屬使者郭公按部晉日
捽於西州李孟耳頖宮乃爾不備其何以修朝廷之盟稱西南
之觀於是出錢刀在官者七万貫之州州命教授趙君亢其事
乃闢户於南以正位剏殿於前以象璜宫為閣一為壇一以
儲宸翰以覆石刻而辟殿與八行之詔刻焉其外為齋四為學
二以居長貳以俟郡僚而武士與董子之學具焉凡學生之齋
八南北之廡游息之學悉備諸大學凡師儒之堂二凡姓之次
肄隸之所悉循於舊章祭器有藏錢粮有埼文書有庫而復學
亦有位庖廚有局射御有圃湯沐有室而胥吏亦有舍總之為
屋若干楹庀材於仲春之甲子斷手於孟秋之甲子總之為工
若干日終焉巳而學者以狀與圖介李君見君既授其為之記
某拜首言曰嗚呼大道之行盛矣帝載之駿與乾坤並 比大天

文之麗與日月爭光草茅孩臣心耳淺薄不可得而聞也而獨有聞於鄉先生請揭其目李君自顰其功焉[illegible]常中吾宗大常公寔敢教事於此甚方佩觽侍先生雍容問所書其以顧李易對先生曰噫小子何知那遽以讀為夫易性命之書也孔子五十以学易蓋非五十不敢学也五十而知天命蓋未五十不敢知也今汝秬秠之未分而驟欄陰陽之变反切之未明而覬覦神明之畫汝其誰誣哉君悚然懼退以昔同門生小焉君相從識之常以微言之懿忽焉遺忘而光傳鄉用猶布於鄉黨之士弃為末技者万分之一補張公近世循吏也清治有事材登高能賦詩雅頌之變方自為中和樂職宣布之詩招何武等歌之以究盛德事而教授趙君又善於其職推高玥之李後先爲頭吾鄉黨之士甘醇醲而饜肥鮮亦已久矣不喫之詞乃如蒲萄芰實羊棗之品曾何足為一嘬之間然小物寄焉簡有嘗焉者其亦不可斥矣

襄州光化縣修學記　　齊南先生

飲則祭先酒食則祭先飯一飲一食而不忘報其先矧修身治民可忘先聖人乎孔子載道欲濟天下而時君不能用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不試於當年然金聲玉振之德裴乎一身形於万世万世之下六合之間如天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臨尊為王公卑為庶士九圓冠方履者皆仰之為師大而治天下小而治一已凡進德修業者皆資之以為法盖人無貴賤莫不為其徒事無巨細莫不用其道烏有為其徒而寢廟之奉不虔用其道而教化之宮不飾者哉浮圖老子之說敢與吾聖人抗衡則以習其說者皆能嚴其宮尊其師故塔廟金碧緇黃雜遝弥滿天下孔子弟子乃頹宇夜廢與狐狖無忍可執慨乎鄭漢相国蕭何之故封其山川秀聚其邑豐富民氣醇雅為士者敬慎尚節義歟山洪侯傳以忠厚中和之政整齊之一境講求有古風烈洪侯初至謁孔子廟祠怪其堂宇失次而風雨鳥鼠

侵敗毀壓王擢不爾甄壁象貌像誠殘器用缺折乃喟然歎曰有土有民不可不祀者三曰社曰稷曰孔子祠鄉亦道邑也何為乃爾召耆舊而詢焉皆曰縣常為置昔之爲守與夫前爲令者春秋釋菜纔一至焉文具若簡之應故事或有嘗繕者不過補漏措傾而止三歲鄉舉會於賓府供饋之田皆府取之故侵博之士不復講肄於其間弦歌之音不嗣久矣久則浸衰而侵弊也洪侯曰噫欲為政令必先教化欲明教化必尊聖人使民回心鄉道我輩所務乃咨部使者暨郡州牧請新之然財用所給不能取具鄉之士民相與議曰洪侯欲惠鄉民於無窮斈校成於鄉鄉士子居之鄉之利也洪侯何有焉吾屬盍共成之乃狀請於庭侯曰縣官之貲亦可苟完諸生因欲壯大之所願也於是願獻貲以助用者願獻地以益基者願新繪塑者願獻祭器者願按圖指位則給材董工自作其事者拔然樸斲竭力攏惟其成後門若肅然煥然睟然貌像次於上古爵舊敵於昔

服章珪瑁各稽於禮器音聲舞蹈合於制所以表先聖東升曲者有
恭而成重器沉然六合洞然藏書有府藏粟有庾無序戶牖一
皆從度潛垣宇偪一皆有法所以待先生弟子者備而教致遠
階過伍則人人有畏聖人之心肅然而起敬升堂觀奧則人人有
道德之心豐然而日勸鼓之士民聚欣欣然相賀且謂鴻曰廟
學之廢久矣非洪侯何以至此之巨麗也應曰昔張老頌趙武
之寢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而趙
文子喜以謂是使武得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嗚呼高明
之家方傾貲治第而甚傾圮乎之歎已與身外之感誠以龍學
在人而禍福無常故歌於寢不敢自愛哭於寢然後以庸一為
幸孰若居有輪奐之美而乃違經於斯若書於斯求道窮理則
為聖為賢為大君子亦於斯植行立名為公為侯為卿大夫亦
於斯有樂而無憂有得而無失也哉凡今鄱人與其子孫無忘
洪侯之德洪侯名中孚字思誠歙之休寧人熙寧元豐間居太

學有盛名擢進士所居見稱名鄉謂爲最盛蓋古所謂三不欺
者鄭氏蓋七其績其要非獨學校而已蓋王佐才也

徐州學記　　　　後山居士

夫祭之有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
先嗇蠶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爨于樂祭龍于社祭棄于稷
祭臯陶于理祭周公孔子于學蓋自三代以來共之然學祀周
公非也治始于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于伊尹更
與齊下季至孔子而大成蓋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
主焉自唐正觀改祀孔顏及元豐繼以鄒孟其徒與後之學者
從祀而禮成徐故無學天禧數年丞相濮陽李公迪來守始爲
廟學置師弟子請名與田以教養之徐人始知學而仕者衆
矣徐地東近齊魯北屬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衢六達之郊
而孔之亢頸也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聯淮江故於兵家
爲攻守之地其城因山阻水四不受敵魏太武以百萬之師攻

之不克時民亦連年歷戰力極而亡故進則可攻退則可
守形利勢便先發後亡是故項氏常都之以制四方宋武嘗
守其護南北晉隋之間實以重兵稱謂大府言古用武之国故
其人悍堅恃氣尚勇身爲攻剽然質直謹愨誠樸死不避敵凡
者雖衆而易治善可喜而教也熙寧某年始置其營師廣弟子員
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彭公出守使其從事告于朝而新之
又加其舊明年學成公率其屬文武之士余以告焉於是邦之
學士大夫耆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新本也合而爲辭以侈後
觀其詞曰
淮泗之間大彭之國霸者之餘以武爲俗雄傑之氣用於盜賊
亦有仁政莫敢其成國之有學主教以明示之好惡靡有不敏
廟學崇崇自我西公皇化其東徐方復同相相三聖十十其徒
俯僂而趨有嚴其初有堂有庭居有室廬右絃左書民代其子主
成則有毀物則有常前者不已後者寡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記

郡國學記四

宗子學記　晁之道

臣聞髙山大麓國勢豈枯植所宜生也今以公族之盛其彦材固有然世遠而益繁而教養之法未廣宜明詔有司爲宗子建學以成御者之志甚盛德也臣愚幸得以文字載其本末惟古帝王莫不以學爲大務而其教皆自近始文王之時與射亦保要必以御家邦爲教至周官成均教國子其法甚詳而同姓先焉盡古之政教遠近親疏固自有次第如此惟漢襲秦之舊故威田而疏公族明章之政於時爲盛然爲四姓小侯建學以東觀書考之蓋當時宗室有不沾者至其又甚則親者見嫌疏者不録信厚之風安得而不衰甚可嘆也惟國家聖聖傳付甚敦皆以睦親爲本勸獎與宗室惟恐居後至神考時法益詳宗子益

秀出往往折節從學問見試用可觀采今陛下益廣學校專選
師儒凡諸宮學之所不治者悉屬之其教養勸課與夫簡試升
黜之法皆視大學使窮通經術尊師友趨向義理開其為此而
禁其為彼凡游其間者皆戴上之賜相與勉飭咸知自重異時
馳騁傭儷狂蕩之氣化而為遜悌友睦皆有士君子之行假以
歲年其教益敦則翹翹之俊材辟疆之清淨敦尚父子之博識
与夫南北之文學長于吉之奇麗必出於其中徠立並時以待詔
用無不如志自知必自茲學始善學致之樂歷之君固有俟然
慕古法先王之意若其盛至于講摛門之聽務區宇之多暫建
時立于名咏贑憂以崇祥觀未有圖其實者也惟神宗皇帝新太
學闢大舍風以經術勵以官師不與衆殊自云豈以及于今如
一日問有隆殺而俊傑之士項背相望肆陛下奉承先志廣孝
宮以收族屬右賢大成殿收並進而其効又將如前所陳致其
文遂收其戴盛可當與以群于方世讖屆方今盖備矣何其親

親所以尊祖子孫千億所以明功德之盛也自詩書以來莫不以子孫衆多爲帝王享天心獲祿之應至後世不知教育之方世顯稍麿而患多矣因材而教則能者勸爲善者進則不能者勉其多也乃所以爲盛歟今明詔加恩益爲建學因其才而使之有成待其成也任之事而爲之制祿養不失親因不失賢一動而二美俱然則是學也尊天胙而侈先烈以訓乃世又於是乎在豈獨宗子之願哉呂謹記

興元府新學記　　王基先生

文武一道也由三代而上教出于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由三代而下教出于二而文武之才徒相爲訾言古之爲學必取士取士必文武其教養之法非有二也堯舜尚矣虞學政猶見於書益稷曰侯以明之書以射侯之禮致衆而辨士則文武皆其選也禮曰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三代之學文武豈二途哉唐置元

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上元初尊太公為武成王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如白起等為十哲至正元中關播奏言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於是諸儒爭言太公於聖人非倫也宜去王號獨令狐建以為勿追王罷宜以時祠為武教主自是始有武學為文者習尚而賤武士為武者習騎射而諱文儒況若求其實故曰由三代而上教出于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由三代而下教出于二而文武之才徒相為譽首毀元以求至于今因循不改莫或知其非也　聖上嗣位適途去武國步艱難十有餘年自紹興至于今與金人再和戎不用乃建太學于行在所詔天下郡縣修舉學政孫禛分守興元又命其以賢將帥有却敵保蜀之功當授甲枕戈而別以毛錐為不足用出而公分容撥重中人縱待人以誠遇士以禮暇日吾守及頌而兆基學于梓守不榔謂盟塾曰吾當易而新之乃卜地於洲

城之南文廟□□建新□□三門兩廡中為大殿次為講堂為閣以藏書為堂以議道為齋諸有庖委積有庫廚有筐有房凡學之用莫不備具其外為圃亭有游息之所其北為池沼有泮水之規始於紹興十五年閏十一月而成於十六年二月其材良其用工精凡為屋百二十一間峻整雄麗如公侯之宮而民力不与焉觀公之所建立雖其職在承流奉天子勸學之意而亦其天性喜文知文武之道本非有二故樂然成之也書來屬余紀其事於石昔者魯僖公能脩泮宮而史克作頌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鄴侯子繁為處州新孔子廟學韓愈以為可歌其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克之頌孔子刪詩有取焉韓愈之文學者至今誦之公之為此學光明俊偉如此宜有頌詩以傳不朽余姑書其能一文武者以告來哲云

柳州新修州學記

龍谿先生

王者之政唯學校為最古學校廢興治亂因之然未有行之以

誠持之以久者也。王制曰虞庠在国之西郊，則文學校由五帝有之，更六七聖人至于成周，教養賓興之法備矣。周衰變古，文物幾于掃地。然當列国朝聘會盟之禮，禮服器度之數，師田刑辟之制，凡先王之遺迹不見於春秋左氏之書，獨教養賓興之法无聞焉。其見於詩而言天子養士者，不過宣王而已，今采芑之詩是也；言諸侯養士者，不過魯僖公而已，今泮水之詩是也。若夫烝我髦士則甫田思古矣，在城闕兮則子衿刺亂也。由是觀之，行之以誠，持之以久，雖三代猶難之，況右世乎。国家自祖宗以來，无歲不留意于學，至于熙寧元豐之間盛矣，大觀政和復加詳焉，於是教養賓興之法達于海隅，則本朝之於學校，三代不如也。紹熙十二年，天子治外既畢，始遑暇於庠序之事，文明年親臨辟雍，詔天下皆興學。鄱陽許侯尹為柳州，乃除地夜故基蓬藿之聚，輯材於頹甍風雨之餘，取貲於諸縣泉布之贏，援成於一時僚佐之良，以為之殿，為堂，為閣，為齋，為門廡庖湢，凡

所謂廟學者凡一不負然始于其年仲秋而成于季冬許侯以
書屬予曰為我記之嗟乎漢唐之君非不致意於學也如永平
開元之時亦可謂盛矣然后世學者不稱而稱文翁常袞豈當
時上之人倡之與天下之人應之者皆不出於誠故風化不廣
而其美獨二人所專歟今天子詔令丁寧許侯奉承之如此可
謂皆出於誠且其棟宇崇成一旦赫然於朝廷數千里之外也
昔唐柳宗元嘗為此州而新廟學矣被其教者至今為可觀故
夫太觀中士之弦誦者至三百人為嶺南諸州之冣今許侯
方宣天子之德意而學者向許侯之化則夫子之道行於九夷
者不知其何時而已也噫柳人何其幸哉許侯以經術決科所
至皆可紀此蓋其優為者故樂為之書

宣州重建學記　　新安居士

紹興九年春詔起老臣汪某於南海之濱分符宛陵守道乃對
三覲清光授之斧鉞覲儀撫位以寵其行陛辭之日皇帝曰咨

汝某曉昔安陽善政朕所親見宣城便蕃遵父山信美股肱行在所汝其往諧允若弃朕命毋隋報政某拜手稽首奉揚明命曰異時安陽遭孔棘賴霸府真人以濟今兹宣城天日照臨四邦无虞惟度奉詔令植之風聲使百姓明知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本或庶幾以報恩厚秋七月抵郡莅事之三日謁先聖于學宫頽敝卑陋階庭破缺不足以備登降展祀事而生徒肄業之舍風雨侵蝕垣墻頽圮方用歎息諸生合而前曰宣城自晉為郡於是有學古州之東南今幾千年我宋因仍學者由此以經術詞章顯于世者相望時變事異兵火間作學舊圖籍靡有所存屢遷或復而終失故處況湫下不足以本政教而美風俗士氣淪胥及寥云父使民即舊觀以辱公會賞愉頖宮詩人有懷我好音之頌鄭毀學校國風有子衿不來之刺公忝二者盡撫所圖其上念明天子往諧報政之訓思所以植之風聲者其必由學會通判權州徐端益來方裨贊乃稅斂近郊得舊學遺

平豊衍形勢良勝攻諸陰陽家者之說出百多來永由與入王
丙直於丙祿曜阜於亭林阜前陳咸在廟櫺戶皇煌星炳日觀
為區夙罄量事力究度工程因衆志而遷焉欽異時舊置之屋
棟宇樸梲堅朽相半不足以改為庸得備材於官兼取並進諸
生父兄之有力者聞而樂之爭出錢以助亦乃戒事經始於冬
十有二月丁巳落成於明年夏四月壬申殿楹有四堂楹有六
齋東西序為楹二十有二門楹加堂之四藏書有閣印書有庫
時視有庖膳者有廚湢沐有臺凡棟宇次連櫛比相與以為用
者或崇或卑或前或後莫不曲當若墀若咸若左若右若端若扆若
闔闢之仡仡屹屹之植植戟之差差互之鱗鱗莫不精備煥然新
美足以居後學者之氣養後學者之體備藏游息中庸以得也
初德傳繹聯友以禮也於斯教為人子之道咸知止於孝也於
斯教為人臣之道咸知止於敬也三綱五常之道朝夕講明它
日出而逢時遇三衣治續大平戈戟競稍乱左之左之而文元

采宜右之右之而武无不克為臣則致君堯舜為下則皆倍成
廉頑決科策取青紫為不足道化已二千石所以朔待承李之
士蓋在予是若徒發小體用廣德心矣豈剝奔之意哉切邦人
興適願之謡王廬坊豐度之歎君子謂是役也復古以從民欲
上副明天子惟諧報政之德意且得時也李會至是六遷三復
於蒼莫居乎瀕窮矣將衰老於文字者記諸金石屬人老諸生
造厥願其自為以卑始於之惠懇請再三情不可沸乃勉書其
實云

提學修學記　　捫縣先生

自余鄉論士之法權副不全天下士風骨軟脆美亞然復渾
厚雄偉氣彼所謂一世奇特士不取於學校乃或於巖廩釣瀨
止東屠肆間劚勳割續競為梟雄變危路驚鴞落於數其芙風
義氣乘騰突兮昔難孝友謳醲以釀厚則益工日盛一可喜者盡
其時君子至本弗刊弗力而屈眢興市人相與若選群矣德行旣復

齊魯竟不能宗化厚俗固結天下培植根本豈無長慮遠覽可動

講說先王將令天子遴視遐賢復實興法以頌德偉業籠天下

士是其豪規健模宏轢千古搖蕩高風或則僭偽辭根淺源爲

万世哥作是府遺慶使無鄙其人而提學先生以一世龍門首

膺妙選躬鄙而西爲蜀士指留巴水故邑士氣增崇與校並存

巳乃岱分長吉猶慶天置郡守令傚官曠職畫爲勸文迪化

未喻先王法紛湯激舉其乃目駭觀作氣爭奮嗟乎蜀人於是

洒見直待君彼其勉厲之東漢水之西繇偏哉從香幸序尚

當寵齊觀夫後是翁將爲善言以網鄉老或事則一崇教化以善言

風俗以爲萬世長久之計俾國以無競民以無惑後世以無弊

則爲令尹者有故可以書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蘭陵孫公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於黨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至于老

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去於學養老勞農鄉

射飲酒論獄訟成献馘之事一皆出於學而賢能之書放言選舉之政又皆與於學當是時王道大治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罔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万里閭閻側陋之隱君子循道向方小人修履從義武夫好德戎夷衣命牛羊之牧不踐行履有一不善如見怪焉固已不容於其閭而弦誦之音洋洋於所謂比屋可封若周道衰夭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而不及於俎豆於是謀夫說客擊劍扛鼎雞鳴狗盗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傾於上者王者之迹熄矣閭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而卓然自立於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必寄之言雖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悌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然大夫得一人焉以為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節也史氏得一人焉以為奇節而列於傳唐有陽城隱於中條山而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而於其門太宗以一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勳獨出於王通之弟子噫三代之王司四

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世衰道微儒者[illegible]
于万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舊嘗有學在今治所[illegible]
自三舍罷廢縣更兵力膽之亂掃地尽矣而縣以其春秋釋奠者有[illegible]
今吾發攻寓西國佛舍之保錫院為學即其偶以祀孔子迨[illegible]
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迪功郎知縣事王侯傳[illegible]
栖其寓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師生之廬不足以稱天子[illegible]
儒重道拔養多士之意乃議從故址以西屋而垣之一邑之豪家
欲進弟子於學者相与图之如不及於是門闕[illegible]
講勸之堂栖士之舍庖湢庫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
像凡從祀者十人巍冠盛服[illegible]食備生[illegible]然如生矣乃涓日齋
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薦獻之礼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為
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
東南一大縣在大山長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忽貧賤權
侯好學知為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教化以禮義為世標表者有

古循吏之迹俗尚殺牛吏數十人令峻沓朴嚴捐賞莫能禁公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屠未舉而瘞之侯教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乃恳奉詔脩起學宮士民向化興於行義彬彬然以齊魯焉凡為屋若干楹經始於詔下之十二月而落成於明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慢居也而環堵之不庇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命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進從九鼎八珍之養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思其事雖瑣者不敢一日捨焉而嬉況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忍焉不省哉居相群出相友鑚磨考繹以充其材以為世大化一鄉進為公卿善天下無愧於中而已紹興十六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袁州學記　　横浦先生

紹興乙未建安陳侯來守是邦得事先聖先師于學宮已乃顧瞻廟皃朝趨廊廡嘿然歎曰夫子之道傳而王相天地敘彜倫

屬莫欲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漶補葺苑其不舉
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吾甚不敢
乃命教授劉瑜撤其故而一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
成[illegible]丹炳明輪奐高敞儒風之盛甲於江西余出守邵陽道過
其[illegible]日念平時起居食息不敢忘吾夫子輒秉心一意衣冠肅
雍[illegible]躬以入再拜而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狀載在信
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虞擎虞頻諸公相繼而出文辭文
公振其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顧祀賦實以為不朽之傳
介曰是甚流離之省若不足以副子請既而教授以書來宜
春尉林何文以書來丕并辭而弗獲也乃為之說曰學乎孝乎
私淑云乎哉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始而入夫子不踰矩之
妙自志學而入蓋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
履即經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君
臣之驗其可弗思陳侯之為是舉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邦之

士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曷始然而得夫子之道如曾子自省猶而得君子之道如子貢自脩行而得堯舜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顏子曾子子貢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功至矣文之宗郡天下不踰矩之要學者學而見利祿去乎哉諸生其勉之紹熙十一年正月日記

重建贛州州學記　橫浦先生

天下之可恥者莫大於為盜而好訟其次若贛在江西為大郡以澤細民乃甘心於天下之可恥者獨何歟豈其所以然矣見利而忘義則盜心生好勝而忘禮則爭心生吾嘗聞弭盜之術於吾夫子矣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知聞於子路止訟之說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不欲先訟係其上不係其民文王服事商而耕者遜畔行者遜路虞芮子賤形下彼使爭訟者於我乎先入其不悟其教今世不欲無訟之効也哉嗚呼此豈易爲而得哉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學者以格物

爲先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窮一事
之理以通萬事之理舜于羽而有苗格奏簫韶而鳳凰來高宗
思而傳說夢泮宮作而淮夷服移物之妙如此是天下之至樂
也惜乎聖學不傳而有爲君徒爲昇紛紛也右朝奉大夫柳公
莅然紹興中成求守是邦嘗取兵方定撫綏瀕郊氓者勸以咸
刑又或勸以俗術公一切謝之曰殺伐擊扣詞訟亂政非吾志
也又曰民吾民也其所以至者以見知而好義故爲求無欲止
訟之道乎李有舊基捺曾之所蜿蜒之所宅孤塼鬼肅竭者
非爲乃獨胃然作而新之體制宏偉規模深遠殿以尊夫子
立堂以萃講說生徒有齋肄教有室　御書有閣庖湢有區舍
有其所甚擇便李者休格物之說以無欲以無訟以求夫子之
用心而誣祈於四境消見得好勝之風去忘義無禮之弊其大
矣哉凡厥諸生當於公意是以是正心誠意以是脩身齊家以是
治國平天下以盡大學之歸以求夫子之用心使不欲無訟之

詠行斯燕賓於公之志矣建亭未幾而四野清淨訟牒稀簡閒閻乎有洙泗之風而合泮宮之詩𣸪可謂盛矣若夫版築之工土木之役歲月之經營皆非亭之先務茲得以略去

龍水縣新修學記　西山先生

縣官既失中原之地嚴重兵於蜀門以示形勢第一切之令廢擧興之役十有五年於茲矣謂度之數外於常賦三不勝算郡邑之吏日覆大獄歛汗吞走唯恐後故它役率廢格不理罕得古詞良吏如阜茂魯恭行其本書所謂出之事不以罪免於此者無幾若立學校集子弟教育敎以禮樂秋冬敎以詩書士三年舞勺成童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辯而外暇之以為文武成康之法則大放缺矣先後取論益大不止名迂闊矯誣也成都周君臣為龍水令乃斥調度出常賦外者歷覈皆有次第類不嚴斥治者龍水邑之最下獨賦術為盛矣予嘗已竅春秋之宗不足以備學宮既孔學有年矣周君嘆曰嫩民力以治學

詔蠲民賦以養游士如前日之舉固非是先王遺意所寓不可廢也斯君葺廟學文爲屋六十二楹有堂有廷有齋祓之室有庫有廚饎爨之所大略不陋咸中儀式人士矜誇以爲寵相與走郡太守庭下告曰今有善狀方悉力武功之事獨能用意於學官此其尤善者願書之石以爲吾民無窮之勸周君賢而有文余已薦于上矣李之成時其餘事若不足書書之以慰邑人之意云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左朝散郎權發遣州軍州事河南邵博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十九